

# ZPG——向美國傳統挑戰的十字軍

□□苗秀實譯

原載於四月廿七日生活雜誌

美國歷來一直是個成長不已的社會，然而時下却有一羣有組織的反對者——ZPG——樹起他們的大纛對這傳統公然提出挑戰。ZPG是停止人口增長的意識(Zero Population Growth)，支持這運動者要求美國必需停止人口的增長。多年來不少生物學家、社會學家、甚至若干經濟學家都曾建議過節制人口，而今天在眾多的學校裏，學生們正積極地推動這項有力的新運動。他們深信，人口不斷的增長是造成污染、暴行、倫理價值淪喪及個人私生活遭侵害的主因。由於美國的高生活水平，二億一千萬美國人所「攫取」的資源，實較二十五億低度開發國家的人民所獲者為多。美國一九七〇年的人口增長率預期為百分之一，雖然這是自本世紀經濟大恐慌以來最低的一年，但是即使是依這比例繼續增長，只要再七十年便可達到現有人口的兩倍。大多數支持這運動的年輕人，都誓言使他們即將擁有的家庭成員限於ZPG規定的極限——兩個人。他們尤其狂熱地擁護那些附帶的活動——諸如墮胎罪的修訂、有關節育的立法、兒童的福利規定及減免稅金的取消等。這是一項審慎、富於深思、負責任、而且無疑的值得爭論的運動。由於與美國的傳統相違背，ZPG的未來仍是任重道遠的。

## 兩個主要領袖

「我們需要不動感情冷靜地思考，將人類生命的誕生視為一種致死惡毒的增殖，而不是一件樂事。」這是一位昆蟲學家，也是史丹佛大學的專任教授，厄爾利希(Dr. Paul Ehrlich)的觀點之一。在他的近著「人口的炸彈」(Population Bomb)一書的序言中，厄氏聲言：「我們再也不能僅是處理人口增長之痛的症候，我們必須將癌本身給剷除；而節制人口則是惟一可行的辦法。」「人口的炸彈」一書已被厄氏協助成立的組織ZPG奉之若聖典，厄氏本人則十分熱心的接受了這個「救主」的角色。由於這世界的過於擁擠是易於感染的，ZPG組織本身也日趨繁榮。自從一年半前由耶魯大學開始，目前已經擴展到卅個州一百零二個分部，且以每週五百個新成員的速率繼續成長；厄氏現在必須在ZPG的集會和全國的多次演講之間從事昆蟲研究。在「志願絕育協會」(Association for Voluntary Sterilization)的全國會議上，這位生有一個孩子，並施行過輸精管結紮術者說道：「人類所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去找尋勇氣及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來盡最後、最大的努力，以避免全然的災難。眼前我們無法遏止人類的劇增及死亡率的升高，然而，部份開發國家所採取的空前的行動勢將挽救數億的生靈，並將使這個星球繼續保存、容納人類的文明

。」厄氏並不為說服這世界的其他人類的鉅任所屈撓；他喜歡把世界描述成一艘巨大的太空船，上邊載滿够多的旅客。關於他的運動，厄氏認為「並不是一種像追逐迷妳裙的時尚」，而是「長久以來即已與我們俱在」。

艾斯訥博士(Dr. Thomas Eisner)也是一位昆蟲學家、施行過輸精管結紮術者、三個孩子的父親——也同樣的獻身於此一運動，且是ZPG理事會的一員。他之開始關心人口問題，是起於一次從事昆蟲研究的戶外旅行時，發現到田野越來越少之故。他認為，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人們，對於這問題的瞭解根本還不够。因為艾氏與兩位同僚對康乃爾大學的學生及教授所做的調查顯示，要使家庭的成員限於ZPG規定的極限是十分勉強的。在一〇九五名答題者中，約有百分之六十五希望有三個或更多的孩子。一半以上的男性及百分之六十一的女性在接受個別調查時，均反對把絕育當做一種義務。許多人並對各種絕育的方式所產生的結果感到不安。ZPG的徒眾都相當地了解，他們的任務不光是搖旗吶喊就够了，他們必需做更多的事。他們業已聘請了一位華盛頓遊說者，定立了一個特別計劃——在加州成立一個有關人口及環境的州委會，並開始一項全國性的教育活動。他們的預言——人類可能過度地繁殖而導致毀滅——與部份人們根深蒂固的信條相左，但，聽來頗為令人不悅的是，厄爾利希、艾斯訥，以及他們的徒眾深信，除非人們聽取或接受他們的預言，否則會有那麼一天，沒有人來證實他們的預言。

## 爭論正方與未艾

在羅德格大學(Rutger Univ.)的辯論會上，學生們與一位屬於一個反墮胎團體的律師爭辯墮胎的問題。一位女郎忿怒的責問那位有八個子女的中年律師說：「如果尊夫人的性命遭受到懷孕的威脅時又將如何呢？」律師指著他舉在手上的胎兒圖片說：「這就是我的當事人。」

到目前為止，對節制人口直言無隱地提出反對著，主要來自那些基於宗教的理由，他們反對任何對於人類繁殖的干擾。ZPG的領袖們也會找到其他各類贊同自然生育者，他們在心理上多半有傾向大家庭的動機。另外一類截然不同的反對者也開始在出現，在最近的「新共和」(New Republic)雜誌上，人口學家華登堡(Ben Wattenburg)辯駁了那些如「人口爆炸」之類講張的理論。他認為美國可以輕易地容納兩倍現有的人口，他並且進一步地指責吾人對人口擁擠的病聾，只是為吾人的不能解決現況找尋冠冕堂皇的藉口而已。



## 晨曲——心思的點滴

圓橋下濃黑的影子，與橋上相隔著一波微微的盪漾；不絕的人影來來往往，穿插其間，總是形與影成一對，一在夜月的輕拂下，而另一在水之幻中。於是，那心中會追閃的一幕又被勾勒出來——

是自己在追求一個理想中的自己呢？  
還是在環境下的自己在找一個自我？

曾以為是善的自己與惡的自己在追逐——是善的要擺脫那惡的，而惡的却要追那善的。

兩者若真被分離，則人的迷失就出現——因人的意識中以善為自己，而在意識之外那惡的却成為那人的自己。

有些人發起狠心來，為要保護自以為的善，扼死那自以為的惡，結果却說明死的是人的自己，因善與惡只是影子而已，而人才是那實體。

這些追逐總在靜止的人的心中往來，而人只要袖手旁觀，是非自然顯明。說不定那善的是經過了掩飾的惡，而那被認為惡的是滿受委屈的。人在生下來就被這兩個千面人所困，並且還在那裡受教育，因此給了人羣的共同點為善，而允准那羣體暴行的通行；給了人羣所忌的為惡，而使愚昧流行；使人成了那

被扼死的屍體，而活在屍體裏的是人羣時髦的意識。到了有一天，人疲倦於這些時，人只有在殘缺的舞台下，收拾那被遺忘的自己——只是一大堆被棄的斷片；而人的茫然無助更使人沉重且無路可逃，人只有等著那死的來臨。

所以，那安靜——成了人生的基點，而兩個影子的追閃反成了人生的點綴，因公園裡的影子，才反映出月光銀色的美麗，所以那善惡的千面，只說出生命千般的實相；唯有放下自是與自非的心，來到生命的主宰者的面前，享受自然與生命的歡暢——於是微昇起歌來——

讓那生命的本身來說明生命吧！

而人的心靈只是那生命的舞臺——

不須任何的裝飾——生命在那裡撒種；

不須任何的幫助——生命在那裡成長。

人可能是那舞臺上的

主角 配角

小丑 或是

觀眾——

只看生之智慧如何來啓示。

清晨無聲地獻出它的新鮮來，遠處有幾個打拳的慢慢地地在旋轉又旋轉，而那圓橋仍然靜止在那裡，在安息中接受著朝曦的輕撫。